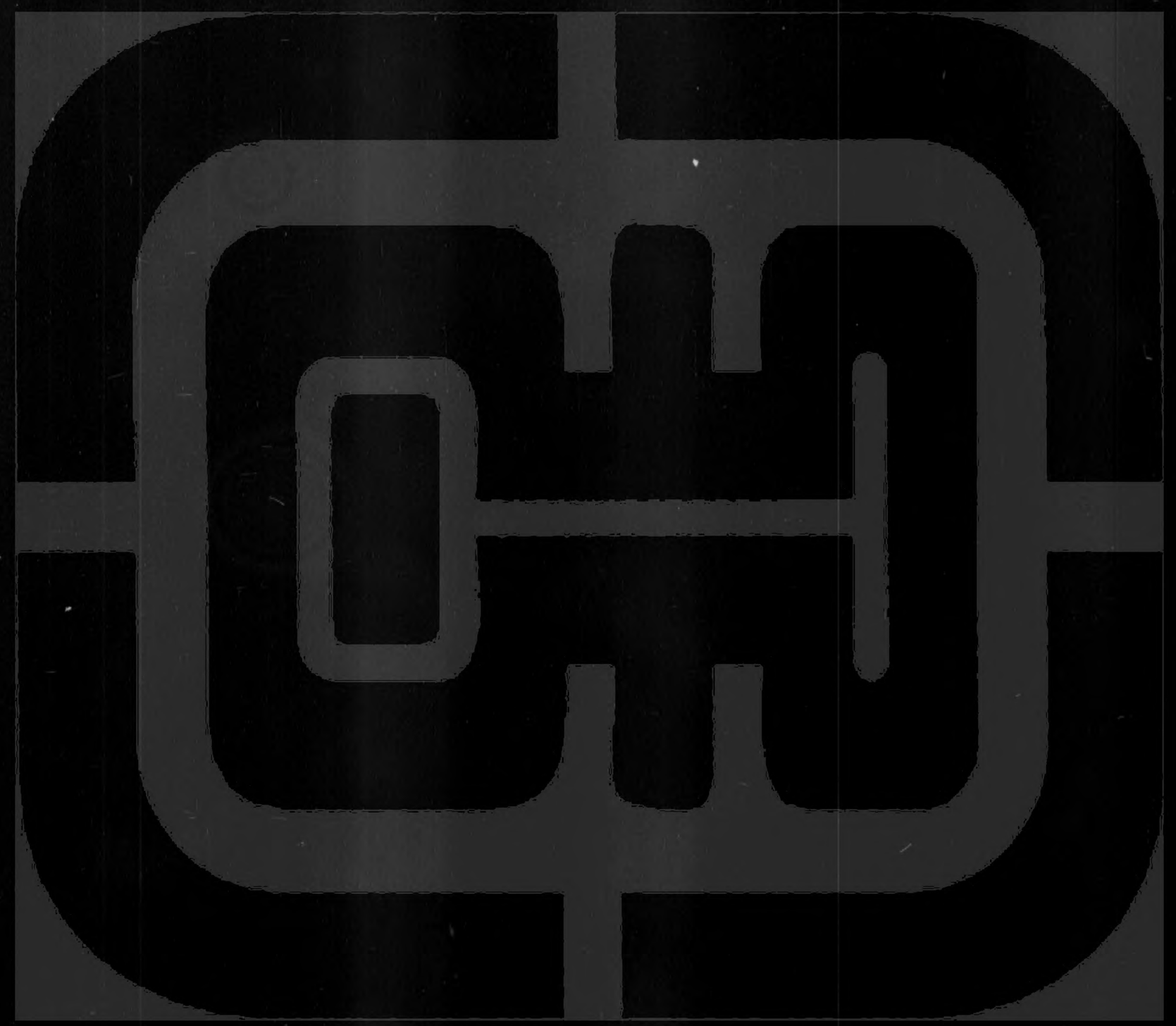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閩世家第八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爲農兄潮爲縣史唐末羣盜起壽州人王緒攻陷固始緒聞潮兄弟材勇召置軍中以潮爲軍校是時蔡州秦宗權方慕士以益兵乃以緒爲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黃巢緒遲留不行宗權發兵攻緒緒率衆南奔所至剽略自南康入臨汀陷漳浦有衆數萬緒性猜忌部將有材能者多因事殺之潮頗自懼

軍次南安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弃墳墓妻子而爲盜者爲緒所脅尒豈其本心哉今緒雄猜將吏之材能者必死吾屬不自保朝夕況欲圖成事哉前鋒將大悟與潮相持而泣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篁竹間伺緒至躍出擒之因之軍中緒浚自殺緒已見廢前鋒將曰生我者潮也乃推潮爲主是時泉州刺史慶彥若爲政貪暴泉人苦之聞潮略地至其境而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潮即引兵圍彥若逾年克之光啓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暉久不克士卒傷死甚衆審知請班師潮不許又請潮自臨軍且益兵潮報曰兵與將俱盡吾當自往審知懼乃親督士卒攻破之暉見殺是歲咸唐即以潮爲福建觀察使潮以審知爲副使審知爲人狀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爲武威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琊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并福州爲大都督府是時楊行密據有江淮審知歲遣使泛海自登萊朝貢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三四審知雖起盜賊而爲人儉約好禮下士王潮唐相搏之子揚沂唐相涉從弟徐寅唐時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官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乃

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黃崎波濤爲阻一夕風雨雷
電震擊開以爲港閩人以爲審知德政所致號爲甘棠港
審知同光三年卒年六十四謚曰忠懿子延翰立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同光四年唐拜延翰節度使是
歲莊宗遇弑中國多故延翰乃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
諸傳示其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於
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十月延翰建國稱王而猶禀唐正
朔延翰爲人長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
制審知喪未朞徹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爲妾崔氏性妬
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爲人手以擊
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
以爲祟而卒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禀本姓周氏自審知
時與延翰不叶延翰立以其弟延鈞爲泉州刺史延鈞怒
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禀延鈞皆以兵入執延翰殺之
而延鈞立更名鏻
鏻審知次子也唐即拜鏻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
封閩王初延禀與鏻之謀殺延翰也延禀之兵先至已執
延翰而殺之明日鏻兵始至延禀自以養子推鏻而立之
延禀還建州鏻餞于郊延禀臨訣謂鏻曰善繼先志毋煩
老兄復來鏻銜之長興二年延禀率兵擊鏻攻其西門使

其子繼雄轉海攻其南門鏻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偽立白幟請降繼雄信之登舟伏兵發刺殺之梟其首西門其兵見之皆潰去延稟見執鏻詬之曰予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稟不能對遂殺之延稟子繼昇守建州聞敗奔于錢塘長興三年鏻上書言楚王馬殷吳越王錢鏐皆爲尚書令今皆已薨請授臣尚書令唐不報鏻遂絶朝貢鏻好鬼神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寶皇宮以居之守元謂鏻曰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爲六十年天子鏻欣然遜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既而復位遣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爲大羅仙人鏻乃即皇帝位受冊於寶皇以黃龍見眞封宅改元爲龍啓國號閩追謚審知爲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爲長樂府而閩地狹國用不足以中軍使薛文傑爲國計使文傑多察民間陰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沒其資以佐用閩人皆怨又薦妖巫徐彥曰陛下左右多姦臣不質諸鬼神將爲亂鏻使彥視鬼於宮中文傑與內樞密使吳英有隙英病在告文傑謂英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罷公英曰奈何文傑因教英曰即上遣人問公疾當言頭痛而已無他苦也英以爲然明日諷鏻使巫視英疾巫言入北廟見英爲崇順

王所訊曰汝何敢謀反以金槌擊其首鏻以語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如何鏻遣人問之英言頭痛鏻以爲然即收英下獄命文傑劾之英自誣伏見殺英嘗主閩兵渤其軍士心軍士聞英死皆怒是歲吳人攻建州鏻遣其將王延宗救之兵行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鏻惜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紓難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日可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而至軍士踴躍磔文傑于市閩人爭以瓦石投之臠食立盡明日鏻使者至赦之已不及初文傑爲鏻造檻車以謂古制疎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嚮動輒觸之

既成首被其毒龍啓三年改元來和王仁達爲鏻殺延有功而典親兵鏻心忌之嘗問仁達曰趙高指鹿爲馬以愚二世果有之邪仁達曰秦二世愚故高指鹿爲馬非高能愚二世也今陛下聰明朝廷官不滿百起居動靜陛下皆知之敢有作威福者族滅之而已鏻慙賜與金帛慰安之退而謂人曰仁達智略在吾世猶可用不可遺後世患卒誣以罪殺之鏻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見苍審知婢金鳳姓陳氏鏻嬖之遂立以爲后初鏻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鏻後渤風疾陳氏與歸郎姦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殼因歸郎以通陳氏鏻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

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鏻婢春鬟有色其子繼鵬
蒸之鏻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鬟鏻怏怏與之其次子
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懼與皇城使李傚圍之是歲十月
鏻饗軍于大酺殿坐中昏然言見延禀來傚以爲鏻病已
甚乃令壯士先殺李可敎于家明日晨朝鏻無恙問傚殺
可敎何罪傚懼而出與繼鵬率皇城衛士而入鏻聞鼓噪
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殂宮人不忍其苦爲絶之
繼韜及陳后歸郎皆爲傚所殺鏻立十年見殺謚曰惠皇
帝廟號太宗
繼鵬鏻長子也既立更名昶改元通文以李傚判六軍諸
衛事傚有弑君之罪既立昶而心常自疑多養死士以
備昶患之因大享軍伏甲擒傚殺之梟其首于市傚部
千人叛燒啓聖門奪傚首奔于錢塘晉天福二年昶遣使
朝貢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冊封昶閩王拜其子繼
恭臨海郡王損至閩昶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又遣中書
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騶僮甚盛佗日損遇乙
于塗布衣芒屩而已損使人誚之曰鳳閣舍人何偪下之
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昶聞之怒損稍侵辱之損還
昶無所荅而其子繼恭遣其佐鄭元弼隨損至京師貢方
物致書晉大臣述昶意求以敵國禮相往來高祖怒其不

遂下詔暴其罪歸其貢物不納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書請籍沒其物而禁錮使者於是以元弼下獄獄具引見元弼俯伏曰昶夷貊之君不知禮義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昶罪高祖乃赦元弼遣歸昶亦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爲正一先生又拜陳守元爲天師而妖人林興以巫見幸事無大小興輒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守元教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無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薰陸諸香數斤作樂于臺下晝夜聲不輟云如此可求大還丹三年夏虹見其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爲亂之兆也乃命興率壯士

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昶愈惑亂立父婢春鶯爲淑妃後立以爲皇后又遣竪人陳宪以空名堂牒賣官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昶疑而罷之代以季弟繼鏞而募勇士爲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激其軍是歲夏術者言昶宮中當有災昶徙南宮避災而宮中火昶疑重遇軍士縱火內學士陳郯素以便佞爲昶所親信昶以火事語之郯反以告重遇重遇懼夜率衛士縱火焚南宮昶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重遇迎延義立之延義令其子繼業率兵襲昶及

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羲立謚昶曰康宗

延羲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曦自昶世偪彊難制相王倓每抑折之曦亦憚倓不敢有所發新羅遣使聘閩以寶劒昶舉以示倓曰此將何爲倓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曦居旁色變曦既立而新羅復獻劒曦思倓前言而倓已死命發冢戮其尸倓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延英嘗矯曦命掠取良家子曦怒召下御史劾之延英進買宴錢千萬曦曰皇生貢何在延英又獻皇后錢千萬乃得不劾曦嘗嫁女

朝士有不賀者皆之御史中丞劉賛坐不糾舉將加罪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曦謂元弼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歎彊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爲魏鄭公可矣曦喜乃釋賛不皆曦弟延政爲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叶數年兵相攻曦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峻昇槻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參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士鞭之百而不死以繩繫頸掛于木久而乃絕國計使陳匡範增筭商之法以獻曦曰匡範人中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剖棺斷尸弃之水

中曦性既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賢妃尚氏有色而寵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之用以爲相曦常爲牛飲羣臣侍酒醉而不勝有訴及私弃酒者輒殺之諸子繼柔弃酒并殺其贊者一人連重遇弑昶懼爲國人所討與朱文進連姻以自固曦心疑之常以語誚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辨李氏妬尚妃之寵欲圖曦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於二公奈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曦出遊醉歸重遇遣壯士拉於馬上而殺之謚曰景宗

延政審知也曦立爲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遣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曦乃舉兵攻延政爲延政所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明年連重遇已殺曦集閩羣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親冒矢石遂啓有閩及其子孫淫虐不道今天厭王氏百姓與能當求有德以安此土羣臣皆莫敢議乃掖朱文進并殿率百官北面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無少長皆殺之以黃紹頗守泉州程贇守漳州許文縝守汀州稱晉年號時開運元年也泉州軍將留從効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兵取福州矣吾屬世爲王氏臣安能交臂而事賊乎州人共殺紹頗迎王繼勳爲刺史漳州聞之亦殺贇迎王繼成爲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縝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延

政已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傳首建州以自歸福州裨將林仁翰又殺重遇謀迎延政都福州是時南唐李景聞閩亂發兵攻之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而南唐兵方急攻延政福州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邪乃擒繼昌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以雪峯寺僧卓儼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袞冕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乃自立送款于李景景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弘義而景兵攻破建州遷延政之族于金陵封鄱陽王是歲景保大四年也留從効聞延政降唐執王繼勳送于金陵李景以泉州爲清源軍以從効爲節度使景已破延政遣人召李仁達使入朝仁達不從遂降于吳越而留從効亦逐景守兵據泉漳二州景猶封從効晉江王周世宗時從効遣牙將蔡仲興爲商人間道至京師求置邸內屬是時世宗與李景畫江爲界遂不納從効仍臣于南唐其後事具國史晉開運三年丙午南唐保大四年也是歲李景兵破建州王氏滅江南錄書保大三年虜王氏之族遷于金陵者繆也據王潮實以唐景福元年入福州拜觀察使而後人紀錄者乃用騎馬來騎馬去之語以爲揚遂以王潮光啓二年歲在丙午拜泉州刺史爲始年至保大四年歲復在丙午而滅故爲六十一年然其奄有閩國則當自景福元年爲始實五十五年也今諸家記其國滅丙午是也其始年則牽於讖書繆矣惟江南錄又差其末年也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南平世家第九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世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廟諱更名季興季興少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初鎮宣武讓以入貲得幸養爲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季興以友讓故得進見太祖奇其材命友讓以子畜之因冒姓朱氏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天復二年梁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太祖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

豪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倏破在旦夕而大王之所慮者閉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太祖壯其言命李興募勇敢士得騎士馬景李興受以計引見太祖景曰此行無還理願録其後嗣太祖惻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以數騎馳叩城門告曰梁兵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爲然開門出追梁軍梁兵隨景後以進殺其九千餘人景死之茂貞後與梁和昭宗出贈景官謚曰忠壯季興由是知名明年拜宋州刺史從破青州徙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當唐之末襄州趙匡凝襲破雷彦恭于荆南以其弟匡明爲留後梁兵攻破襄州匡凝奔于吳匡明奔于蜀乃以季興爲荆南節度觀察留後開平元年拜季興節度使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十州當唐之末爲諸道所侵季興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凋零季興招緝綏撫人士歸之乃以倪可福鮑唐爲將帥梁震司空兼王保義等爲賓客太祖崩季興見梁日以衰弱乃謀阻兵自固治城隍設樓櫓以兵攻歸峽爲蜀將王宗壽所敗又發兵聲言助梁擊晉以侵襄州爲孔勍所敗乃絶貢賦累年梁末帝優容之封季興勃海王賜裘冕劒佩貞明三年始復修貢梁亡唐莊宗入洛下詔慰諭季興司空薰等皆勸季興入朝京師梁震以爲不可曰梁唐世爲仇敵夾河

血戰垂二十年今主上新滅梁而大王梁室故臣握彊兵居重鎮以身入朝行爲虜尔季興不聽留其二子以騎士三百爲衛朝于洛陽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諫曰唐新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方諸侯相繼入貢不過遣子弟將吏而季興以身述職爲諸侯率宜加恩禮以諷動來者而反縻之示天下以不廣且絕四方內向之意不可莊宗乃止厚禮而遣之莊宗嘗問季興曰吾已滅梁欲征吳蜀何者爲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悅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繡其手迹於衣歸以爲榮

季興已去莊宗心悔遣之密詔襄州劉訓圖之季興行至襄州心動夜斬關而出已去而詔書夜至季興歸而謂梁震曰不聽子言幾不免因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遊畋政事多廢吾可無慮矣同光三年封南平王魏王繼岌已破蜀得蜀金帛四十餘萬自峽而下而莊宗之難作季興聞京師有變乃悉邀留蜀物而殺其使者韓珙等十餘人初唐兵伐蜀季興請以本道兵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乃以季興爲峽路東南面招討使而季興未嘗出兵魏王已破蜀而明宗入立季興因請夔忠等州爲蜀郡唐大臣以爲季興

請自取之而兵出無功不與季興屢請雖不得已與之而
唐猶自除刺史季興拒而不納明宗乃以襄州劉訓為招
討使攻之不克而唐別將西方鄴克其夔忠萬三州季興
遂以荆歸峽三州臣于吳吳冊季興秦王天成二年冬卒
年七十一謚曰武信季興子九人長子從誨立
從誨字遵聖季興時入梁為供奉官累遷鞍轡庫使賜告
歸寧季興遂留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季興卒吳
以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從誨以父自絶于唐懼復見討乃
遣使聘于楚楚王馬殷為之請命于唐而從誨亦遣押衙
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長興元年
正月拜從誨節度使追封季興楚王謚曰武信三年封從
誨渤海王應順元年封南平王從誨為人明敏多權詐晉
高祖遣翰林學士陶穀為從誨生辰國信使從誨宴穀望
涉樓大陳戰艦于樓下謂穀曰吳蜀不賓久矣頃修武備
習水戰以待師期穀還具道其語晉高祖大喜復遣使賜
以甲馬百匹襄州安從進反結從誨為援從誨外為拒絶
陰與之通晉師致討從誨遣將李端以舟師為應從進誅
從誨求郢州為屬郡高祖不許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
從誨遣人間道奉表勸進且言漢得天下頗乞郢州為屬
漢高祖陽諾之高祖入汴從誨遣使朝貢因求郢州高祖

不與從誨怒發兵攻郢州爲刺史尹實所敗漢遣國子祭
酒田敏使于楚假道荆南從誨問敏中國虛實以爲契丹
之後兵食皆殫意欲以誚敏敏爲言杜重威悉以晉戈甲
降虜虜置之鎮州未嘗以北而晉兵皆漢有也從誨不悅
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從誨謝曰予之所識不過孝經十
八章尔敏曰至德要道於此足矣敏因誦諸侯章曰在上
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以爲譏已即以
大危罰敏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爲小國自吳稱帝而
南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季興從誨
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誚或發兵加討
即復還之而無媿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謂稱
臣蓋利其賜予俚俗語謂奪攘苟得無媿恥者爲賴子猶
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爲賴子高賴子從誨自求郢州不得遂
自絕於漢逾年復通朝貢乾祐元年十月卒年五十八贈
尚書令謚曰文獻子保融立從誨十五子長曰保勳次保
正保融第三子也不知其得立之因
保融字德長從誨時爲鄧度副使兼峽州刺史從誨卒拜
節度使廣順元年封渤海郡王顯德元年進封南平王世
宗征淮保融遣指揮使魏璘率兵三千出夏口以爲應又
遣客將劉扶奉牋南唐勸其內附李景稱臣世宗得保融

所與牋大喜賜以絹萬匹荆南自後唐以來數歲一貢京
師而中間兩絶及世宗時無歲不貢矣保融以謂器械金
帛皆土地常産不足以効誠節乃遣其弟保紳來朝世宗
益嘉之初季興之鎮梁以兵五千爲牙兵衣食皆給于梁
至明宗時歲給以監萬三千石後不復給及世宗平淮故
命泰州給之保融性汙緩無材能而事無大小皆委其弟
保勗其從叔從義謀亂爲其徒高知訓所告徒之松滋
而殺之宋興保融懼一歲之間三入貢建隆元年以疾卒
年四十一贈太尉謚曰貞懿弟保勗立

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也保融卒拜節度使三年保勗
疾謂其將梁延嗣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之後事者
延嗣曰公不念貞懿王乎先王寢疾以軍府付公今先王
子繼沖長矣保勗曰子言是也即以繼沖判内外兵馬十
一月保勗卒年三十九贈侍中保融之子繼沖立

繼沖字成和保勗卒拜節度使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
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延
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繼沖大將李景威曰兵尚權
譎城外之約其可信乎宜嚴兵以待之判官孫光憲叱之
曰汝峽江一民尔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
一天下之志況聖宋受命眞主出邪王師豈易當也因勸

繼沖去斥候封府庫以待繼沖以爲然景威出而嘆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爲因扼吭而死延釗軍至繼沖出迎于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沖亟歸見旌旗甲馬而列衢巷大懼即詣延釗納牌印太祖優詔復命繼沖爲節度使乾德元年有事于南郊繼沖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于京師拜武寧軍節度使以卒光憲繼黃州刺史其後事具國史季興興滅生世蓋自梁開平元年鎮荆南至皇朝乾德元年國除凡五十七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劉昫傳

祖母弟也初名宗爲人美鬚髯五歲少無賴嗜酒好博嘗黥爲卒高祖事晉爲河東節度使及爲都指揮使高祖即帝位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同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累加中書令隱帝少政在大臣與太祖爲樞密使新討三叛立大功而與昫素有隙昫嫉不自安謂判官鄭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權臣而吾與郭公不叶時

事如何珙曰漢政將亂矣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爲宗室老不必此時爲計孫必爲人所制旻曰子言乃吾意也乃罷亡供征賦收豪傑結吳民以益兵三年周太祖起魏隱帝遇弑旻乃謀舉兵周太祖之自魏入也反狀已白而漢大臣不即推尊之故未敢即立乃白漢太后立旻子贇爲漢嗣遣宰相馮道迎贇于徐州當是時人皆知太祖之非實意也旻獨喜曰吾兒爲帝矣何患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周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旻使者具道所以立贇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立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爲疑旻喜益信以爲然太原少尹李驤曰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爲漢臣必不爲劉氏立後因勸旻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俟變庶幾贇得立贇立而罷兵可也旻大罵曰驤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驤臨刑歎曰吾爲愚人畫計死誠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之俱死旻聞之即并戮其妻于市以其事白漢以明無佗已而周太祖果代漢降封贇湘陰公旻遣牙將李晉奉書周太祖求贇歸太原而贇已死旻即慟哭爲李驤立祠歲時祠之乃以周廣順元年正月戊寅即皇帝位于太原以子承鈞爲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爲宰相都押衙陳光裕爲宣徽使

遣通事舍人李晉聞行使于契丹契丹求康王兀欲與晏
約爲父子之國晏乃遣宰相鄭珙致書兀欲稱姪皇帝以
叔父事之而已兀欲遣燕主述軋政事令高勲以冊尊晏
爲大漢神武皇帝并冊晏妻爲皇后兀欲性豪儁漢使者
三輒以酒肉困之珙素有疾兀欲彊之飲一夕而以醉卒
然兀欲聞晏自立頗幸中國多故乃遣其貴臣述軋高勲
以自愛黃鞓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已而兀欲爲述軋所
殺述軋代立[illegible]遣樞密直學士王汭中聘于述律求兵以
[illegible]述律遣蕭禹厥率兵五萬助晏晏出陰地攻晉州爲
[illegible]是歲大饑[illegible]軍[illegible]餒亡失過半明年又攻府州

爲折德扆所敗德扆因取[illegible]貢風軍周太祖崩晏聞之喜遣
使乞兵于契丹契丹遣楊袞將鐵馬萬騎及奚諸部兵五
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晏晏以張元徽爲先鋒自將騎三
萬攻潞州潞州李筠遣穆令鈞以步騎二千拒元徽于太
平驛元徽擊敗之遂圍潞州是時世宗新即位以謂晏幸
周有大喪而天子新立必不能出兵宜自將以擊其不意
自宰相馮道等多言不可世宗意甚銳顯德元年三月親
征甲午戰于高平李重進白重贇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
向訓史彥超居中軍張永德以禁兵衛蹕晏亦列爲三陣
張元徽居東偏楊袞居西偏晏居其中袞望周師謂晏曰

勍敵也未可輕動旻奮鬚自時不可失無妄言衮怒而去
旻號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即馬諫曰南風甚急非北軍之
利也宜少待之旻怒曰老奴佞大毋妄沮吾軍即麾元徽元
徽擊周右軍兵始交愛能徽退走其騎軍亂步卒數千奔
甲叛降元徽呼萬歲聲振川谷世宗大駭躬督戰士士皆
奮更命爭先而風勢愈盛旻自麾赤幟收軍軍不可遏旻遂
敗日暮旻收餘兵萬人阻淵而止是時周之後軍劉詞將
之在後未至而世宗銳於迎戰戰已勝詞軍繼至因乘勝
追擊之旻又大敗輜重器中乘輿服御物皆為周師所獲
旻獨乘契丹黃驃自鵰窠嶺間道馳去夜失道山谷間得
村民為鄉導誤趨平陽得他道以歸而張元徽戰歿于陣
楊衮怒旻按兵兩偏不戰故獨全軍而返旻歸為黃驃治
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世宗休軍潞州大
宴將士斬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攻
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
方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匝自四月至于六月攻
之不克而彥卿等為契丹所敗彥超戰歿世宗遽班師初
周師之圍城也旻遣士得中送楊衮以歸因乞援兵于契
丹契丹發數萬助旻遣得中先還至代州代州將桑珪殺
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周并送得中于周世宗召問得中

虜助兵多少得中言送袞無所求也世宗信之已而契丹
敗符彥卿於忻口得中遂見殺旻自敗於高平已而被圍
以憂得疾明年十一月卒年六十子承鈞立
承鈞旻次子也少頗好學工書旻卒承鈞遣人奉表契丹
自稱男述律荅之以詔呼承鈞爲兒許其嗣位初旻常謂
張元徽等曰吾以高祖之業贄之寃義不爲郭公屈尔期
與公等勉力以復家國之讎至於稱帝一方豈獲已也顧
我是何天子尔亦是何節度使故其僭號仍稱乾祐不改
元不立宗廟四時之祭用家人禮承鈞既立始赦境内改
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立七廟於顯聖宮契丹遣高勳以

勳承鈞承鈞遣李存瓌與勳攻上黨無所得而還明年
世宗北伐契丹下三關契丹使來告急承鈞將發兵而世
宗班師乃已宋興昭義節度使李筠叛命遣其將劉繼沖
判官孫孚奉表稱臣執其監軍周光遜李廷玉送于太原
乞兵爲援承鈞欲謀於契丹繼沖導筠意請無用契丹兵
承鈞即率其國兵自將出團柏谷群臣餞之汾水僕射趙
華曰李筠舉事輕易陛下不圖成敗空國興師臣實憂之
承鈞至太平驛封筠隴西郡王筠見承鈞儀衛不備非如
王者悔臣之筠因自陳受周氏恩不忍背德而承鈞與周
世仇也聞筠言亦不悅遣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

平與贊多不叶承鈞遣宰相衛融和解之已而鈞敗死衛
融被執至京師太祖皇帝問融承鈞所以助鈞反狀融言
不遜太祖命以鐵檛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
矣太祖顧左右曰此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傳其創遣融
致書于承鈞求周光遜等約亦歸融太原承鈞不報融遂
留京師承鈞謂趙華曰不聽公言幾至於敗然失衛融盧
贊吾以為恨尔承鈞由此益重儒者以抱腹山人郭無為
參議國政無為棣州人方頟鳥喙好學多聞善談辯嘗衣
褐為道士居武當山周太祖討李守貞河中無為詣軍門
上謁詢以當世之務太祖奇之或謂太祖曰公為漢大臣

握重兵居外而延縱橫之士非所以防微慮遠之道
也由是太祖不納無為去隱抱腹山承鈞內樞密使
殷常識之薦其材承鈞以諫議大夫召之遂以為相
五年宿衛殿直行首王隱密紹趙鸞等謀作亂事
覺被誅其詞連殷常乃罷常樞密為汾州刺史益
殺之自旻世凡舉事必稟契丹而均之立多略契
丹遣使者責承鈞改元援李筠殺殷常不以告承
鈞惶恐謝罪使者至契丹輒見留承鈞奉之愈謹
而契丹待承鈞益薄承鈞自李筠敗而失契丹之
援無復南侵之意地狹產薄以歲輸契丹故國用日

削乃拜五臺山僧繼顒爲鴻臚卿繼顒故燕王劉守光之子守光之死以孽子得不殺削髮爲浮圖後居五臺山爲人多智善商財利自曰旻世頗已賴之繼顒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貲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顒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歲率數百匹又於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礦烹銀以輸劉氏仰以足用即其冶建寧軍興軍繼顒後累官至太師中書令以老病乞追封定王太祖皇帝嘗因界上諜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氏爲世讎宜其不屈今我與尔無所間何爲圖此方之人也若有志於中國宜大行以決勝負承鈞遣諜者後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諜者曰爲我語承鈞開尔一路以爲生故終其世不加兵承鈞立十三年病卒其養子繼恩立

繼恩本姓薛氏以劍爲卒旻以女妻之生繼恩漢高祖以劍壻也除其軍籍置之門下劍無材能高祖衣食之而無所用妻以旻女嘗居中劍罕得見劍常怏怏因醉拔佩刀刺之傷而不死劍即自裁旻女後適何氏生子繼元而何氏及旻女皆卒旻又以其子承鈞無子乃以二子命承鈞養爲子承鈞立以繼恩爲太原尹承鈞嘗謂郭無爲曰繼恩

純孝然非濟世之才恐不能了我家事無爲不對承鈞病
臥勤政閤召無益執手以後事付之承鈞卒繼恩告哀於
契丹而後立繼恩心服縗裳親事寢處皆居勤政閤而承鈞
故執事百司宿衛者皆在太原府廨九月繼恩置酒會諸
大臣宗子飲罷留閤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擬刃入
閤閉戶而殺之郭無爲遣人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并其黨
初承鈞之語郭無爲也繼恩怨無爲不助己及立欲逐之
而未果故霸榮之亂人皆以謂無爲之謀霸榮死口滅而
無知者無爲迎繼元而立之繼元爲人忍戾子十餘人皆
無可稱者當繼元時有鎬鎬鎬鎬於繼元爲諸父皆爲

繼元所殺獨銑以佯愚獲免承鈞妻郭氏繼元兄弟自少
母之繼元妻段嘗以小過爲郭氏所責既而以它疾而
卒繼元疑其殺之及立遣嬖者范超圖殺郭氏郭氏方縗
服哭承鈞于柩前超執而縊殺之於是劉氏之子孫無遺
類矣繼元立改元曰廣運王師北征繼元閉城拒守太祖
皇帝以詔書招繼元出降許以平盧軍節度使郭無爲安
國軍節度使無爲奉詔色動而并人及繼元左右皆欲堅
守以拒命無爲然仰天慟哭拔佩刀欲自裁爲左右所持繼
元自下執其手延之上坐無爲曰奈何以孤城拒百萬之
王師蓋欲搖動其人而并人守意益堅宦者衛德貴察無

爲肯異志以告繼元繼元遣人縊殺之初太祖皇帝命引汾水浸其城水自城門入而有積草自城中飄出塞之是時王師頓兵甘黃二地中會歲暑兩軍士多疾乃班師王師已去繼元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韓知璠時在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類矣太平興國四年王師復北征繼元窮窘而并人猶欲堅守其樞密副使馬峯老疾羣乎家舁入見繼元流涕以興亡諭之繼元乃降太宗皇帝御城北高臺受降以繼元爲右衛上將軍封彭城公其後事具國史晏年世興戍諸書皆同自周廣順元年建號至皇朝太平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十國世家年譜第十一

嗚呼堯舜盛矣三代之王功有餘而德不足故皆更始以自新由是改正朔矣至於後世遂名年以建元及僭竊交興而稱號紛雜則不可以不別也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吳越荆楚常行中國年號然三閩於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

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宝石山制並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二年乃鏐之末世也然不見其終始所因故不得而備列錢氏訖五代常外尊中國豈其張軌之比乎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其稱帝改元與不未足較其得失故並列之作十國世家年譜

晉	吳	蜀	南漢	楚	吳越	閩	南平
丁卯 梁太祖 開平元年	李克用 天祐四年	楊渥 天復七年	王建是歲 劉龑 開平	馬殷 開平	錢鏐 開平	王審知 開平	高季興 開平
戊辰 二	正月克用卒子存勗立 五	是歲 武成	五隆漢 武成				
己巳 三	六	六	二				
庚午 四	七	七	三				
辛未 乾化元年	八	八	永平 乾化 是歲 龍德 五	乾化	乾化		
壬申 二	九	九	二				
癸酉 三 末帝 二月即位	十	十	三				
甲戌 四	十一	十一	四				
乙亥 貞明元年	十二	十二	五	貞明	貞明	貞明	貞明
丙子 二	十三	十三	通正				
丁丑 三	十四	十四	天漢 乾亨 是歲 龍德 帝號改元				
戊寅 四	十五	十五	英 是歲 嗣 二				
己卯 五	十六	是歲少主 武主我 三林制改	乾德 三				
庚辰 六	十七	二 是歲 溥立	四				

| | | |

| | | |

來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也曰封爵之不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其朝貢之來如夷狄以夷狄書之則甚矣問者曰四夷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而十國之不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狄夷狄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視十國夷狄之則未可也故十國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則無以書之書如夷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以外而不書見其自絕於中國焉亦問者曰外而不書則東漢之立何以書曰吾於東漢常異其辭於九國也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亂難敢不慎也周漢之事可謂難矣或謂

然則是之志

[illegible]

不爲周乎

[illegible]

乎九國矣

[illegible]

之志豈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希聲據湖湘紀皆合不疑

周歲卒爲繆于金陵五代年馬氏滅者掉尾蓋初叛以年辛亥一而滅德元年爲辛亥曰湖一曰審潮以唐景福而滅實五十圖云五六王列傳云同光元年光三年知加檢庚子徳延翰滅

故事九國志運歷圖皆以三年卒與明宗本推舊史書殷卒二年及年七十八希聲立不尔舊史云時廣順元年也而運歷圖云乾祐二繆也初殷入湖南據地得石讖云龍起頭猪乾寧三年歲在丙辰自亡於湖南至廣順元九國志以乾祐三年爲辛亥湖湘故事以顯亥者皆繆也推五代舊史得其實王氏世知曰延翰曰鏻曰昶曰曦曰延政凡七主而元年歲在壬子始入福州至開運三年丙午五年當云七主五十五年爲得其實而運歷年九國志五代舊史紀年通譜闕中實録闕七王六十年皆繆也審知五代舊史本傳十二月卒九國志亦云同光元年卒運歷圖同檢五代舊史莊宗紀同光二年五月丙午審今舊史莊宗紀同光二年五月丙午審知卒當在同光三年十月其時閩王京師遠明年二月延翰之奏始至京師理當然也又八閩王列傳九國志皆云審知在位二十九年審知以天成元年卒與明宗本乾寧四年嗣位是歲丁巳至司光三年乙酉實十九年而運歷圖爲是而舊史九國志云元年卒者皆繆也鏻本名延鈞五代舊史本傳云在位十二年九國志云在位十一年閩王列傳紀年通譜皆云在位十年蓋鏻以天成元年卒與閩王列傳合而舊史九國志皆繆也鏻以清泰一年乙未貢泰二年改元永和之號又永和是歲見殺而舊史九國志運歷圖皆無運歷圖書鏻見殺在天福元年丙申者皆繆也劉昶承鈞立時年國志云乾祐七年十一月昶卒享年六十子二十九乾祐七年乃顯德元年也而五代舊史周世宗實録運歷圖紀年通譜皆云顯德二年冬昶卒又有昶侍內中書舍人王保衡晉陽見聞要録云昶乙卯生卒時年六十一子承鈞立承鈞丙戌生立時年二十九保衡是昶之臣其親所見聞所得最實然而頗爲轉寫差誤尔按保衡書昶乙卯生若享年六十一當於乙卯歲則是顯德二年也又書承鈞丙戌生立時年二十九則當是顯德元年甲寅歲也豈有昶卒於二年承鈞以元年嗣位理必不然以九國志參較昶享年六十顯德元年卒承鈞以是歲嗣位時二十九爲得其實但見聞要録衍一字尔其皆繆也九國志又云承鈞立服喪三年至乾云二年卒也皆

祐九年服除通譜以顯德自稱天祐者故不列於世

改十年爲天會元年當是顯德四年而紀年三年爲天會元年者繆也　晉與梁爲敵國二十年故首列於年譜其後遂滅梁而爲唐家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

宣德郎國子博士臣高孝校正